



新刻
貝書

書經集註

召譜至五

五

仁修
2197
5



信
2197
5

△旁通史記索隱云杜預曰三塗山名太行轘轅嶺也。在陸渾縣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邑愚謂顧詹有河謂面視河水在後也。與詹維伊毋遠天室愚謂與越同及也。及視維伊二水之傍若天室之所在宜為王者之都毋捨此而遠去也。天室猶天府也。

○左傳桓公二年有之

○音釋云三途左傳註三途山名在河南府陸渾縣南輿地廣記云今河南府伊闕縣嶽鄙史記索隱云嶽謂河北太行鄙謂都鄙近嶽之地詹與詹同與音越復音覆誠音咸其為去聲

書經卷之五

蔡沉集傳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與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太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古文皆有

曰越曰越若曰若皆于亦非有深義也

△旁通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望故二十一日為乙未

△旁通漢志曰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愚按二月小盡故二月得甲辰朔五日得戊申

○音釋云越若來古語辭按堯典篇傳引此越若來二月為句而此乃異釋何也朱子語錄載劉謙議云越若發語辭來三月猶言明二月也又漢律歷志引書武成篇云越若來三月既死霸雖云偽書然亦可見古人文法句讀皆如此劉說尤為有證不當復釋為迤邐而來也迤邐上移爾反下力紙反行也度達各反朝馳遙反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二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上宅厥既得

十則經營肫敷尾反戊音茂○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迤邐而來也肫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上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旁通周書作維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太邑成周于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郊山以為天下濶乃設在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愚按以六尺為步筭之則九里之城計方一千六百二十丈汲冢書云七百者古本字訛耳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至則徧觀新邑營邑所經營之位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

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音釋云郊祭天地泰誓篇傳云郊祭天社祭地下文社于新邑是祭地則此但是祭天也孔傳云郊以后稷配故二牛孔疏

云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

△見左傳昭公十二年即周敬王十年

○旁通云度高曰揣度深曰仞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也

○邢伯諸侯之長也

○音釋云七彌牟晉大夫名事見左傳昭公十二年揣楚委反

度達各反仞而振反杜註度深曰仞量平聲令去聲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邢伯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土彌牟營成周

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糗糧以

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邢伯者侯甸男

服之邢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邢伯者

公以書命邢伯而邢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丕作者言皆趨事

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

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

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

△音釋云復扶又反

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

御事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

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

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

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

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

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入為執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

奈何弗敬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

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

嗚呼曷其奈何弗敬鄭連其詳者見故之所以最重也

△太甲下篇云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音釋云疎姑還反夫蔡傳無解當音扶陸音如字王肅云匹夫也孔疏云猶言人入也

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待如此。今王受命固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厥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

疾敬德。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

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因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隆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隆厥命。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

△音釋云相去聲下

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

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稽考矧况也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

尤易踈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者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

△音釋云後句絕碧魚緘反

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召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

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乏辭也誠和暑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暑險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

其自時配皇天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

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

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

△以下二十字周公之言也

△音釋云周禮大司徒疏云周公置五表測日景中表在潁川陽城去中表千里外四方各置一表表皆長八尺九正日景必以夏至晝漏中中表之北景長一尺五

東表在日之東，畫漏中已得夕景，西表在日之西，畫漏中仍得朝時之景。南表在日之南，畫漏中表北景只四寸，北表在日之北，畫漏中表北景一尺六寸。

明臣服也，比介親近也，惟言情敬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語錄云：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敬」字，無逸篇所其無逸，朱子亦不取。曰：氏之說皆以其傷於巧也。蔡氏皆從之何耶？蓋蔡氏集傳之成，朱子之歿，才十年，群弟子語錄未盡出，蔡氏所未聞於朱子者，不免引用他說，非固肯節訓也。讀者自宜以意。

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陽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理均焉，故謂之土中。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言治人當先服平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

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若，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音釋云：監音鑿下。

嗣受厥命是言絕受夏殷之命也初服初服其政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故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

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言王

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知命之知天知之也

△音釋云治平聲橫如字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

天求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

乂民若有功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

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越王顯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

書經卷五

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

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末命

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末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末命蓋

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末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求

命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

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末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音釋云奉如字又音奉供音恭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下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允記其君臣

△音釋云使去聲下
同并去聲治平聲後
凡言治洛做此見形
句反

△旁通云逆復出周禮已見龍作納言下
榮氏曰加孟子有復于王之復

○音釋云復逆復謂奏事逆謂受下奏相去聲

○旁通古註云周公
言我復還明君之政
于子新安陳氏曰王
莽廢漢孺子嬰為安
定公執其手流涕曰
昔周公攝位終得復
子明辟今予獨迫皇
天威命不得如意蓋
因孔氏釋經之誤莽
遂借此以文其姦也

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
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
下周公授使者告十之辭也。王拜手
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
之事也。公明保予冲予以下成王命
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
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
之辭也。作來以下成王錫命茲殷命
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
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
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
舉祀發政之後即歸
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

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
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
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
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
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
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
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
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
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
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
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
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
大誥治四
十八字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灑水東

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灑音壓佯補耕

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灑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灑水東下都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灑之間下都在灑水之外其地皆近洛

北乙卯即召詔成王七年若翼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
篇首周公拜手稽首至亦惟洛食是圖以佯語王也佯來云七字記者之詳也
△旁通云京大也師象也
○周禮大卜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辨墨兆廣也墨有大小

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佯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下獻其卜之兆辭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

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

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

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上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一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

王拜手稽首至懷德三股王至洛與周公問答也

△音釋云相去聲視與不通下丕視同恒胡登反

△音釋云無平聲

△音釋云稱平聲

○音釋云五年再殷祭見公羊傳文公二年何註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假音格胞翟上蒲交反與隨通下音秋祭統云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周易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程傳云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鬯於地求神之時薦謂獻腥獻孰之時薦上者正其表儀如始盥之初勿使神意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乎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書經卷五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書經卷五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禮記祭統云夫祭者界焯胞翟闇者惠之道也註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闇者守門之賤者也

△音釋云載作代反

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不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

△音釋云燄式約反藝如先反燒也

燄尚微而其灼燄將次第延藝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厥若彘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厥若彘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未有辭于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周之王業文武始此上詳於記功教王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

△音釋云嚮音向

△音釋云治平聲

孟子告子篇引之朱注
享奉上也。役用也。言雖享
而禮意不及其弊。則是不
享矣。以其不用志于
享故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
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
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
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
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
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
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
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曠王度而為叛亂
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
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

汝乃是不夙。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
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
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夙。謀。郎。反。此。教。養
萬民之道也。頌。朕。不
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
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
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
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
敘。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
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
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
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矣。至。也。王
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
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

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音釋云稱平聲下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孟子盡心上篇云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云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佐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也

無文謂主誠而不主文也秩宗序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宗功宗之宗禮同功宗功之尊秩元祀吾廷喜式不勅錄之神將大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

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志祀無

△音釋云治去聲夫百扶

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冲子夫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所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所以輔我啓

我者厚矣當常如我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下

△音釋云爲去聲下

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而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攷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

△音釋云治去聲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禮宗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救公功也。救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

△旁通云朱子曰四輔，猶四隣，漢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案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列不闕爲四輔，故止引漢三輔爲且周家非有三郡特以王城鎬京相爲鄰輔如朱子四鄰之義耳。

亂亂也。論語亂臣十人又五經中皆以亂者治者多，同義若亂有治義，說命惟治亂在廣官如何解乎。四輔本星名四星輔佐北極也乃曆之。

△音釋云公無與母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九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九斁音亦。○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憚人心毋求夫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

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為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

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

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

王有成績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

△音釋云相去聲○治去聲下三治字同俱音唱以治平聲

△孟平離事上益云故曰書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獻者為治之太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

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

不見乎信若後世所推先臣一該者以事奉上先導之臣也

△音釋云單與殫同

○治平聲下同殫音冊盡也

△旁通正義云以黑黍為酒。黍，金之草。蒸而和之，使芬香。謂之秬。徐鉉云：秬，米穀也。音乎爾雅曰：秬，黑黍。杯，一秤二米。郭云：秬亦黑黍。但中米異，一秤二米。名曰秬。常字得既各。秬，則不必其皆一秤二米也。

成王之王刑乃殫，又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佗來茲殷乃命寧子，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由禋音因。○此謹茲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秤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裸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禋。王使人來戒勅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同云自中尊也。爾雅文也。孫炎云：尊，尊為上。鬯為下。卣，居中。郭璞云：卣，小天不小者。爾雅疏云：是在鬯鬯之間，尋卣鬯二者皆為盛酒器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主武主。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旁通云：宿，進爵也。顧命則謂三進爵於神前。此則周公言我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祭文武也。

△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講居候反，厭於艷反。○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敘與篤敘，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違遇。自罹疾害者，于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未壽考也。

○首釋云：宿與顧命三宿同。案顧命釋宿為進爵於神所，非謂自飲而進爵也。從孔傳不經宿為優，又禋字前訓敬後訓祭，各亦為未安。營洛既成，成王以神鬯命周公告于文武，而周公即以祭也。

△王佗殷乃承敘萬年，其末觀朕于懷德。受也。敘，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末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佗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

○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聘義文正義云：不敢恣意醉飽，俱行禮而已。○享有體薦，見左傳宣公十六年。

△王佗殷乃承敘萬年，其末觀朕于懷德。受也。敘，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末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佗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

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未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脉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又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

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逸祝冊者，史逸為

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為

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音，重其事。

戊辰以下史之敘事，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用公作洛誥始全畢。

△旁通云：蔡氏於康誥篇首以三月哉生既為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則此十二月亦在七年也。

○宗廟禮太牢，合用牛一，羊一，豕一。

○此用特牛，舉盛禮，文武各一牛，故為盛。

○旁通云：明堂中央曰太廟，太室，樂記註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周頌云：清廟祀文上也。疏云：天德清明，文王能象天之清明，故謂其廟為清廟。然則清廟者，洛邑文王廟名，以其制如明堂，故亦有中央太室，此蔡氏所以訓太室為清廟中央室也。

也。王賓猶虞賓，祀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中央室也。裸，灌也。以圭，贊酌，和鬯，灌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一月。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十二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吳氏曰：周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命，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旁通云：周公位冢，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治洛，又歷七年，自武王喪後，共十四年也。兩經七年，新安陳氏以為惟七年，即攝政之七年。

者非是

△音釋云呼去聲治平聲後言治洛並同覆芳六反場音亦更平聲舍音捨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各篇亦詰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鑿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迹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於洛之後乃曰俘來茲殷又曰王俘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

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又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音釋云次年止齋陳氏曰此篇皆稱王若日則是相宅年之三月也

△旁通云太諱引不

吊吳夫與此同

○爾雅云春為蒼天

夏為昊天秋為昊天

冬為上天

○音釋云歎憫之辭

按太諱君與及此篇

皆有弗吊之語而皆

繼以天降割降喪祭

傳於太諱釋為不為

天所恤與二篇文義

皆合而此章又意其

為歎憫之辭何也命

從前釋以歸

△旁通云論語曰

仲也之語曰推平固存與此固字同義蓋能自種其德者天因以加培之自傾其德者

天因以覆滅之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聖人豈容心哉惟天所命耳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夫天降喪于

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

于帝弗弔未詳意其為歎憫之辭當時方言

旻夫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

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革之

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

允罔固亂弔我我其敢求位肆與康誥肆汝

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

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裁

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

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

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

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秉持

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

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

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平民民之果不外乎

天也詩言秉彜此言秉為者彜以理言為以用言也

△大雅為民之詩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

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

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引道逸安也降

△音釋云：聲音尾不卷之貌。

△太甲上篇有之。○孟下離妻下篇云：湯執中立賢無方。

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聲聲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於桀？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甸治也。伊

尹稱湯堯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太經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明德者，其身恤祀者，所以脩以敬乎神也。

△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

罔不配天其澤。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嗣後王田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

△音釋云：矧，朱忍反。夫音逸。

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音釋云喪去聲下章同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不畀矣

德而天不畀矣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凡四方小大邦

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况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

事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帝有命曰割殷則告其勅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

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上帝臨汝

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

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

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

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監

△大雅大明之詩云上帝臨汝云
○大雅文王之詩云上帝既命云

倡亂予其日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
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就殷邦屢
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

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

有後無我然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

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

母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然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即

△音釋云無與毋通
樂音洛

△音釋云載作代及

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
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

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

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周公既舉商革

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

凡夏之士皆降迪簡板在商主之庭有服列

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板也

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

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

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

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

△音釋云復扶又及
行胡孟反

命命今勝令也言降天
命命大勝令于四國之
民也殺多方不用我降
命命我乃其大罰焉之

文註云周公所誅奄
國廉韻云國名

○旁通云如今云滅
死一等也

○孟子註奄東方之
國東齊陳氏曰此奄
與淮夷三監同助武
庚以叛周公東征一
舉而誅四國獨言來
自奄者伐奄在後誅
奄即來也四國殷管
蔡霍也

天之命今頑民滅
德而欲求用得乎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于大降爾四國民

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

遜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
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
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
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
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

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

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

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以自奄
之命為

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
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
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
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
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
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逝比事臣我
宗多遜者期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
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寧幹止幹事止居
也爾乃庶

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
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
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

△音釋云處上聲

△孔氏

古註云汝多為順事
乃庶幾還有汝本土
乃庶幾安汝故事止
居以反所生誘之

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音釋云帝施智反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

有爾士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

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

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

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

此下次方王日字

△旁通云四井二十
二家也五畝之宅二
畝半在田二畝半在
邑所謂宅爾邑也
○音釋云四井為邑
周禮地官司徒九夫
為井四井為邑註四井方二里也

此二篇入五方格
告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王曰之下

無逸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

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

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

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

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

先主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

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

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誼

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

△音釋云史記無作
毋更平聲

盤翁曰此篇分爲七章
每章以周曰嗚呼發之
是枚乘七發曹植七啓
等之祖
第一章以知稼穡之艱
難立訓是一篇大主
意

△音釋云朱子語錄
云此句恐有脫字曰
伯萊解師字爲居字
若其則不敢如此說
詳見召誥篇

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
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
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
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猶處所也君

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子以無逸爲所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知先

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

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

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

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

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

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

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

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

昔之人無聞知諺疑戰反○不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者以逸爲逸也俚語

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

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

俚巷鄙語旣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

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

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松壽農畝而取江左

△音釋云劉裕南史
宋高祖劉裕孫孝武
帝駿壞高祖陰室起
玉燭殿牀頭有玉障
壁上挂身燈籠麻帽
拂衣讚盛林高祖儉
素之德孝武不吝獨
曰田舍翁得此以爲
適矣

第二章以殷諸王享國
永不永立論韓子佛骨
表起于本于此

△音釋云亮陰音梁
菴說見說命篇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若在殷王中宗嚴恭
寅畏天命自度治民抵懼不敢荒寧肆中宗
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大戊也嚴則莊重
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
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不
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
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大戊有原命
咸又等篇意述其當時敬
天治民之事今無所攷矣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
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

△殷系圖

湯 太甲 沃 祖辛 沃甲 祖甲 祖庚 沃乙 祖甲 高宗 武丁 沃乙 太乙 紂

大庚 小甲 雍巳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囿甲 祖乙
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
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亮音梁陰音菴○高
宗武丁也末即位之
時其父小乙使父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
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
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
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
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
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
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
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
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

書經卷五

△殷本記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亂殷道，復喪國。諸說散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帝亂之主。自帝甲至紂，凡七世。帝甲，祖甲也。

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二十有二年。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為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二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

以太甲為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大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一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主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過樂謂之耽。說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

豈用生則逸三字，以見不止一代妙。

△音釋云：耽，都含反。樂音洛。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三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天。此篇專以其所欲而禁其所以開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

抑畏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

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

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

之為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

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

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

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徽懿皆美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微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

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審予賜給之

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

日之昃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

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右程書隋文帝衛士

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同攸兼

△史記始皇紀云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
○唐書太宗紀云隋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而食

第三章以文王享國五十年接殷三宗永年亦前章餘響

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

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

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

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

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

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

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末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

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則法也其

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

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

德哉無與母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母自寬假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

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末

△音釋云觀如字又音貫

第四章方終說到嗣王而周公以醜酒戒之亦奉武王作酒誥遺訓耳

△左傳昭公十三年云晉合諸侯於平丘子產爭義曰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

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唐食貨志云憲宗時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使謂諸道節度觀察也

書經卷五

△酒誥篇有之

○韓文原道文

△音釋云講張流反
下章同幻音惠

讀到五章六章頗覺
艱澁難上口韓子所謂
詰屈聱牙豈指此等
與然其意則約略可
了

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
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
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
于酒德哉酏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
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

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為幻譎張流反
幻音惠

胥相訓誠惠順譎誑張誑也變名易實以眩
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
相與誠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
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誠告而已也教誨則
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
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
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為幻也

△音釋云詛莊助反
祝職救反孔疏云以
言告神謂之祝請神
加殃謂之詛

○同云無小無大真
氏曰篇中有兩至干
小大當作一義皆為
民而言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否俯久反詛莊助反祝音况○正刑正法也
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
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
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
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
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
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
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
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
怨之形於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
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
存亡之機故周公慨然言之

第六章

△孟子離婁上篇云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

書經卷五

三十一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迪蹈哲智也孟子
以知而弗去為智
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
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
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詈力
智反

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
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
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

△音釋云羅織唐武
后時來俊臣等撰羅
織經謂網羅無辜織
成其罪芥蒂上音介
下丑介反音與疊同
漢書註刺鯁也

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
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然詈之語乃所
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末念厥辟不寬綽厥
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綽
尺
約反○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
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變
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
是不能末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
誑誑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
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於怨皆叢於人
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

書經卷五

三十一

知小人之依為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曾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故君入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為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為已怒以爲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爲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末一章唯以監于茲一句戒之言有盡而意無窮妙絕

△周易上繫辭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云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而此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音釋云夔施隻反

唐張參五經文字作夔從十從頁從天

○困學紀聞云應劭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克論衛云召公百八十故趙氏注孟子云壽若召公

君奭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為近之然詳本篇旨意則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孰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周公若曰君奭君者尊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音釋云予如字喪去聲

惟人言此則人之所當為也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

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

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

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

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求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

惟人言此則人之所當為也

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

知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求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

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自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

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

△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

前人恭明德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謀信

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

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

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

△詩周頌敬之篇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音釋云施施智反

也

△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

于我冲子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

且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

之德使益焜耀而付于冲子而已以前人光大

前言後嗣子孫過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

釋于文王受命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

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

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音釋云不言傳說按商之六賢皆以稱君相嗣君故周公引之爲此以留召公若傳說則高宗所自舉故不及之稱五王而不及其餘賢君亦以此也

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

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

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

若甘盤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

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

同名者也巫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

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

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

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

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

心自其徧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

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

○旁通云疑至臣扈

湯時二臣名輯纂陳

氏云湯至太戊百二

十年必一人而各同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旁通云息齋余氏曰不言傳說即下文不言尚父之意愚按周公以君奭為經歷之舊臣而留之故歷數商周之老成是以武王時不言傳說又武王時不言太公傳說太公非若其盤號叔之舊也

△旁通云如陳方乃死之陳

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父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一臣也亡書有咸父四篇其父王家之實歟巫賢其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於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此此五王而其臣備配食于廟乎在武王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

歷年所陟升退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配天而享國長久也

△音釋云實何絕解必耶反稱平聲辟必益反

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不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不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在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又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上如不敬信之也

天壽平格至滅威三句
王耕野曰天三句疑有
闕文不可強解

△旁通云通徹三極
而無間貫通天地人
之理也

○音釋云三極易繫
辭註云三才也間去
聲

王文相云訓言美里
死也○(案)王言文王也

△音釋云實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

滅威今汝末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

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

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

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

隕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

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為周家久來之念則有

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

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

集大命于厥躬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

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

命於其身使

有天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

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

括括皆名言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

諸夏者亦惟有若虢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誥

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

修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

國人蔑莫結反○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

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

△音釋降割于殷以割為割殷經文元無殷字真氏謂美里之難為天降割乃所以申勸
文王之德亦未為的禮記緇衣篇引此語作周禮觀文王之德鄭註云今博士讀為厥亂
勸古文作割申勸寧王之德割之為言蓋也但語助耳姑錄于此當闕疑也

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文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文王有此五

臣者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迪彛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

△音釋云單與殫通稱平聲

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

稱德單與殫通稱平聲○虢叔先死故曰四

迪有祿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巳不單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為人物評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

濟小子同未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荷

予往其濟其者期必之與汝之公同往濟有濟

○旁通云卷阿召公所作曰鳳鳴矣于彼高岡蓋衆人之所聞見喻大賢處高顯之地召公既言之矣今乃求去故周公云我則鳴鳥不聞也

△旁通云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言所以處人心之未服者辛其燥濕欲其調齊言所以處人情之未和者繫錯焚結欲其解紓言所以處人事之未靖者黜闇汚濁欲其茹納言所以處人言之未順者

○患失乾沒者患失即論語所謂鄙夫乾沒出前漢張湯傳云始爲小吏乾沒服處日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乾音于

○音釋云乾沒上音于史記張湯爲小吏乾沒註隨勢浮沈也唐蘇鸞云乾沒與陸沈同義

○詩邠風破斧篇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言周公東征誅戮兵器弊壞之時也

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子小

且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勗不及未詳者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考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况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上大

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其燥濕欲其調齊繫錯焚結欲其解紓黜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况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蓋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爲久大規模

○詩邠風破斧篇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言周公東征誅戮兵器弊壞之時也

△音釋云乘平聲

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

汝明勛偶王在宣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

無疆之恤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

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

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

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

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

而可以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

△音釋云監音鑿喪去聲否部鄙反

手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大否大亂也告汝

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

喪亡大亂可不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

咎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

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

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

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

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

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

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

在讓後人于丕時是讓後人以丕時也

△音釋云勝平音下同復扶又反

書經卷五

四

△周易云肥遯遯卦上九爻辭也程子曰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飄然遠逝無所係滯之爲

△音釋云說音悅

毋徒惴惴而欲去爲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

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

俾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

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敘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而從者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

音釋云不惠猶自稱不敬不侮也復音福

○韓文十四諫臣論云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

△音釋云洽平邑

越民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

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洽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祗順此誥往敬用洽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書經卷五 四十一

△旁通云此篇次敘當在洛誥之前蓋以事在周公攝政七年之中不在留洛七年之內也

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次敘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士群叔流言乃致辟管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

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

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周公位冢宰正百

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家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

△旁通云知非魯國之卿以左傳定四年云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周公未嘗若魯既曰已卿士是圻內之卿士也孟仲二卿猶言上下二卿皆命於其君周公以仲為已卿士則是自命之卿也

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搆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於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

書經卷五 四十一

○詩所謂攝政 邠風七月之詩也
○荀子第四儒效篇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主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

雖欲遂受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群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為諸侯以見周公感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祇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二十五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

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

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之行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音釋云無與毋通

△音釋云洽去聲

○旁通云伊尹曰克敬曰有仁曰克誠此語深且詳矣此以惟德惟惠言之則所包者廣不如敬仁誠分別之切蔡氏所謂淺也蓋太甲敗度敗禮之餘仲則過述自身彼則以臣而告君此則以上而訓下故其深淺詳畧之不同如此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

其戒哉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不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

困窮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康濟小民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

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

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率循也無世同

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

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

聰明則喜怒哀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

不亂先主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己者然也則

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

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狗於

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

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

與不作而天人判焉

△旁通云中者本所以狀性之德今經言

率自中是循而由之

之義故直以心之理

訓之若論其未發則

在中之中無所偏倚

是為天下之大本及

其既發而時中然後

見其無過無不及也

所謂天下之達道也

○音釋云治之廉的

協二反輕薄貌

△音釋云無與毋通

多方且存多在前
六傳諸簡在比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就國戒其毋廢棄
我命汝所言也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
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

淮夷徐戎並與即其事也疑當時扇
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
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
皆有○蘇氏曰太誥康誥酒誥梓材
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
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
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
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
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
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

△旁通云西漢之末王莽篡逆公孫述據成都隗囂據天水光武以漢宗室起兵南陽破
非兵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牧守用漢年號旬月徧天下更始殺王莽光武破隗囂擊殺
公孫述天下復為漢者二百年

○漢書云居高屋上建甍水註云建甍水也甍盛水瓶也居高而甍瓶水言其也

○音釋云甍硤音武
夫石次玉也建甍音
甍硤建甍也甍盛水
餅字見漢高祖紀

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
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
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
即念殷先七主如父母難以武王周
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
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硤硤之與美玉
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
入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甍然使周無
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
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
之明年商
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
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
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
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

△旁通云奄不知所
在解在多士蒙宰記
在曲阜縣奄中古奄
國也
○衛孔悝之鼎銘見
祭統孔悝衛莊公廟

曠時大夫也鄭註云
周既去錦京猶名王
城為宗周也

命今也耶生命也

音釋云應平也

錦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
周初無定名隨王之所都而名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
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日周公曰先

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
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
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
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
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
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
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求寅念于祀圖謀也言

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
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不
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
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
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

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

聞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
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况望其
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
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
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
是天理或幾乎息矣况望有惠迪而不違乎
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

△多士篇云上帝引
逸有夏不道逸則惟
帝降格云

△音釋云麗鄰知反
又即訃反附著也後
厥麗同叨他乃反憤
敵利反

○周易離卦彖辭云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
百穀草木麗乎土

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耳逸豫
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
其義也此章上疑有缺文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

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族罔不

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

欽剝割夏邑叨他乃反憤陟利反。此章文

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

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

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皆抑塞過

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

因則始于內變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

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
之民貪叨忿憤者則日欽崇
而尊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

殄有夏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

為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

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

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

顯休命之實。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

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
私哉故曰天求
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

△音釋云是為去邑
餘並如字渙呼亂反

求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求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憒且斂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為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內愧乎也。民擇湯而歸之。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復作民主。簡，擇也。

△孟子離婁上篇云：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云。

△音釋云：要平邑說見康誥篇。要，要近緊要之要，非要緊之要也。

△慎厥殛，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深謹其所依，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明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音釋云操舍力反
舍音捨幾音幾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且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主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紂紂

△音釋云復音福

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一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辭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辭有辭與多士言祭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關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

△音釋云喪去聲下
章同間去聲

邦間之集萃也享享邦之享祭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

亡非自取乎看殷代之夏之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

惟降時喪度故其為政不蠲烝而穢惡不烝

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

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

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通明之

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紂雖昏

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

天惟五年自九年觀兵
至十三年也
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
須暇寬假之語也

△音釋云觀音冀幸
也合音閣又如字

顧天言顧天而送天命也
顧之言天顧其人而降命
也

△音釋云稷子鳩友
音與浸同左傳云吾
見赤黑之祲註妖氣
也顏師古云陰陽氣
相浸漸以成災祥

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觀其克念大
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其實
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若非是或曰狂而克念
果可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
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
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
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
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
聖人拳拳告
戒豈無意哉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

多方罔堪顧之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

謹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

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大雅烝民之詩

○旁通云神天之生
東齋陳氏曰可為神
與天之主山川宗社
之得其安三光寒暑
之得其序皆人君有
以主之

○同云龍賈涉反漢
書云君臣震龍中
自服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典主

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輔如毛民鮮克舉
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
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
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
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
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
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
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
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
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
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洵洵不靖
欲何為耶明指天命而警服四海姦雄之心

命今也亦生念

△旁通云賓介之介
相副相助者

○音釋云瀦音諸水
所停也禮記云其官
而瀦焉註云明其木
逆不欲入復處之

者莫切
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
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

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

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夾訖洽反夾介夾輔之

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
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
瀦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
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

此三節責其何不如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

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

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

耶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

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

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

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

△音釋云要平聲說見康誥篇無蔡傳云戒懼而要囚之則義與康誥傳異矣

△旁通陳氏曰自作不典亂綱常之事者欲人信以為正蓋四國從殷以未興復自以為正義也
○音釋云屢蹈不靜此章迪屢二字蔡氏從孔傳故與康誥迪屢未同異釋合從前說

此多方總結以下次多士之初

以下次多士從爾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爾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

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爾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

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

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纘十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為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也周

△旁通云周官多以胥以相以正為名如

大晉小晉象晉宗伯
官伯官正酒正之類
胥有才智者也伯與
正者長也
○音釋云泉事康誥
篇茲傳云泉法也此
乃異釋何耶孔傳云
汝無不能用法

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大衆多之
政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
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九
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
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雖然有
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
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
不克臬故以克
勤乃事期之也

△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

△音釋云頑民周公誥殷民未嘗以頑民稱之至畢命始有茲殷頑民之語傳中宜易之
以成周公忠厚之美

閱于乃邑謀介

士庶幾不至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
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
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
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
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
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

△爾乃自時洛邑尚求力畋爾田天惟界矜

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

事有服在大僚

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天介助賚錫於爾
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

△音釋云予音與朝
馳遙反

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
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
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音釋云頤音禾反
遠如字探他含反離
去聲又平聲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
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
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
罰離逖爾士詰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
不能相勸信我之詰命爾亦則
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
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
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
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多方
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

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
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祇告爾命我豈若
哉我惟敬告爾以上
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與

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
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
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
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
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詰已終
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曄然溢於簡冊也

立政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
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

此之多士結文
△音釋云無與毋通

音釋云長上並下

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
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
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
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
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
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體也今文
古文
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

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

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綴朱衛下劣二反

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

△旁通云綴衣虎賁
特於侍御僕從中錯
舉二者以見其餘耳
職重者有安危之寄
職親者有深蓄之移
其繫天下之本一也
○同云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天官有司裘有內司服有縫人春官亦有司服虎賁
周禮之虎賁氏也蔡氏謂執射御者曰虎賁今按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
閑在國則守王宮在太故則守王門無執射御之事又有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

○音釋云堂服器者曰綴衣按顧命傳云綴衣帷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帷帶綴之事註
云四物皆以綴連繫焉有聯綴之義豈綴衣即幕人之官乎王臨朝則設之亦小臣之親
近者如後世儀鸞司也若司裘司服皆掌祭祀之禮服王府則掌王之燕衣服也

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
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
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
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
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
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
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
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顛俊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

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

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謀面用丕訓德言謀之于
其面貌而以為順德也

無義民恂音荀。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為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恂，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敘其為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為君也。即臯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

△音釋云：復，扶又反。參差，上初養反，下初宜反。要，去邑，語去邑。

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教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夏桀惡德

弗作，往昔先主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

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

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恊于厥邑，其在四方

用丕式見德。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典禮命討

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不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

曰三有俊，曰字用語，即宅以位言，即俊以德言也。克用三宅，三俊，本是一物，重以位與德而言之耳。

△音釋云：見如字。

三宅，莊氏之曰常伯常任準人之長曰常任，守法之長曰準人。

○旁通 呂氏曰常伯等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公卿輔相之別名歟官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三代輔政大臣別名耳

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曰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不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編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

△音釋云井牧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註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是也田制一夫百畝故百畝為夫九夫為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周禮士師掌其民人之什伍又族師云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音釋云長一宅

○旁通 勃安陳氏曰立民長伯當時宅俊或有出而封為長伯者愚按康叔為司寇是宅乃準者封於衛為孟侯詩序言衛不

之乃評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啓音敏反○羞刑進在刑戮者也庶羽備諸象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三宅三俊文武

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作者以是也夏之尊帝

能修方伯連率之職
是二宅為長伯之證

商之不釐周之故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言文武立政三事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音釋云趣馬掌馬周禮枝人掌王馬之政趣馬其屬也註云趣馬下土趣養馬者馬七十二疋立趣馬一人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

○旁通云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周官有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尹伯有司之長也

△旁通云大都之伯小都之伯畿內之都大都為公之采邑小都為卿之采邑藝人者卜祝祝巫而執技以事上者如太卜太師龜人華人蓍人占夢職是也祝如太祝喪祝甸祝詛祝是也巫如司巫男巫女巫補士是也巫如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之工皆是也王制云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士

○王制云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簡記策書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諱先王名也惡忌日也先王死日及子卯不樂周官云小史詔王之忌諱

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筮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元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與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日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

△旁通云此諸侯之官也愚按康誥言圻父農父奉父三卿亦與此同可見此為諸侯官蓋太國三卿兼攝六事傳謂名通天子者太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也

△音釋云蒙北亳左傳註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城中有湯冢穀熟南亳輿地廣記南京應天府隋唐為宋州有穀熟縣即商之南亳湯所都也偃師西亳漢志河南郡偃師縣即湯所居亳也按此乃帝嚳之故都而湯居之故小序云從先王居後盤庚所遷亦此地也

常德吉一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

△夷微盧丞三亳阪尹此王官之監於諸侯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各位通於天子歟

△夷微盧丞三亳阪尹此王官之監於諸侯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各位通於天子歟
毫見史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丞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對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為官使何其盛歟

俊有德言俊用有德者

有司之牧夫言有司與牧夫有司在相牧夫在外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以克俊有德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以克俊有德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

立此常在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

牧夫是訓用違庶言號令也庶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

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

△音釋云見形旬反

救綿婢切音研說文極
廣韻安也大誥民猷有
十夫子翼以于救寧武
圖功傳用撫安武事謀
立其功

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
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
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
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
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
敬畏思不出位之意蓋格屋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
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不基率循也救功安
天下之功義德
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
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
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
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
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號叔閔天散宜生
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

△音釋云相去甚間
去也

○論語為政篇文

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顛言五臣克
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正猶此敘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不不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
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
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我者指王
而言若順
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
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
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
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度哉察其所
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
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在之使展布四體以
為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

音釋云治平卷下
焉傳同

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
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
之於天受之於祖宗
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

受民未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
敢斯須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

忘也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

是又之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
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

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
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
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
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官止
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已誤庶獄庶
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不以文言其勿誤庶獄
惟有司之牧
夫即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

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自古及

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
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
細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
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又也歟

音釋云細音抽漢
谷永傳云燕見細繹
師古云細讀曰抽抽
繹者引其端緒也

儉惠廉切說文儉設也
儉利於上使人也曰命爾
無昵于儉人

△音釋云勸音邁勉
也相去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

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

用勸相我國家勸音邁○自古為國無有立

之儉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儉利小人

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

以徃立政勿用儉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

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

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

其國於晦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字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

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

惟正是以又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

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

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

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

王之大烈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

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觀見也耿光

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

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

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

其所數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

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行獄之間尚

△音釋云狂何也反
野大所以守獄故謂
獄為狂

恐刑之誤元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請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克用常人言常德之人也

△鳴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

家後主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皋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式敬尔由獄式有慎式字重用主意在蘇是其所可畏之大事也故篇末用意于死如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

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周公因

△旁通地志云温已姓蘇念生所封左傳語見成公十一年温今孟州温縣也

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弁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念生以温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念生為司寇用

○音釋云温邑名蘇公為武王司寇令平聲

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念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書經卷五終

